

說話的石頭

及唱歌的玻璃

—簡介兩篇有關聖堂建築的文章

在最近一期的 *Catholic International* (vol.13 no.3) 中讀到兩篇關於歐洲的一些主教座堂的哥德式建築，特別談到法國巴黎的聖母院 (Notre Dame de Paris 應譯為聖母主教座堂)。國人到歐洲旅遊時，許多著名的大教堂也是重要的觀光景點。但是一般觀光客只欣賞建築的雄偉，藝術的精緻而已，並不能瞭解整個建築所啓示的深義。國人，尤其大陸教會許多信友，似乎對哥德式大教堂情有獨鍾。某些教區新建主教座堂或其他堂區聖堂，仍是哥德式的。中國大陸教會最近出版的 2003 年月曆，展示的圖片也是歐洲的大教堂，包括科倫的主教座堂及巴黎的聖母院。去年的月曆則是大陸一些哥德式大教堂的圖片。這說明一般信友對歐式聖堂建築風格的嚮往。但是聖堂建成後，或是對現存的大教堂，我們是否會欣賞，會「閱讀」建築師透過「石頭」、「玻璃」所講的話。所介紹的文章可作為參觀或朝拜聖堂時的「導讀」。

第一篇文章作者說：「哥德式教堂每件事物會產生一個樂音，而後組成多變化的樂音，令人想到一種超然的和諧。再者，哥德式大教堂的每件事物講述一個故事，而後引人進入天主所編織成的故事。」我們現代的人需要學習如何去聽、去讀這些中世紀保留下來的偉大建築。要瞭解這些主教座堂是神聖事物的「相」(icon)，是天主奧秘的傳信者 (bearer)，帶給我們天上的信息。作者讓我們以朝聖者的心態去讀、去聆聽、去領會此哥德式大教堂。

首先介紹第一篇文章要點：

註：文章題目為 *Heaven in stone and glass-experiencing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Great Cathedrals*, by Robert Barron.

一、聖母主教座堂

這些哥德式大教堂，尤其是法國的，幾乎都以聖母 (Notre Dame) 為主保，奉獻給聖母。歷史告訴我們，在十二世紀前 (哥德式建築時代前)，聖堂是以不同的聖人為名的，如聖伯鐸、聖保祿等。到十二世紀末，進入到十三世紀時，當代所有新建的大教堂幾乎均以聖母為名。曾有不少學者對此現象作了許多解釋。依照本文章作者的說法：在中世紀時代，這些別緻而深奧的大教堂，被看作是聖母瑪利亞的軀體，是安全、是生產的地方。我人站在聖堂裡面，會有一種安全、舒適、平安的感覺。那種包容一切的陰暗的空間，使人想到那孕育基督身體的母胎，也是在這裡基督的肢體——教會的成員獲得新生。

從最初幾個世紀以來，教會/教堂被稱為母親，*mater ecclisia / mother church*。聖母瑪利亞身為耶穌的母親，與教會/教堂關係極為密切，被稱為教會的像徵、保護者及第一位成員。我們可以瞭解為何整座聖堂內外都能看到聖母的雕像或畫像。聖堂是安全、憩息的地方，這一點也可以從聖堂大廳中間部分、中堂的名稱 *nave*

來作另一種解釋。Nave 一詞應源自拉丁文 *navis*，意指「船」。一座教堂像徵一艘在驚濤駭浪中的船，航行於汪洋大海，有耶穌在船上，就會安然無恙。有耶穌居住的聖堂是我們在暴風雨中的避難所，是安全的地方。

初期教會教父奧利振把教會/教堂比作諾厄的方舟。方舟裡的各種動物像徵各類從罪惡洪水中被救的人。教會就好像是在罪惡洪水暴風襲擊下的一隻船，伯鐸的船。在船上有基督和他的門徒們，在世俗的大海中拯救人類。在近代聖堂的建築中，也有造型像一隻船的聖堂，如嘉義輔仁中學內的田樞機紀念聖堂。

假如站在聖母院後面，可以看到支持南北兩面牆的傾斜的兩排石柱，好像推動船隻前進的船槳，使船在水上航行：聖堂是建在塞納河中之小島上，為水所環繞的。因此，聖堂可被視為母胎或者一艘大船給予人安全、平靜。然而母胎是為培養新生命，使之發展而達到成熟，最後進入到天主為人所準備的廣闊、多彩的世界中。乘大船雖然安全、舒適，但最終會載人到達最後的港口。這應該是 *mater ecclesia* / *mother church* 的意義。

二、光明與黑暗

哥德式大教堂另一特點是黑暗與光明的對比。當你踏進大堂門時，首先進入一團黑暗中。眼睛頓時好似失去視力。這是由於聖堂中最黑暗的部分鄰近主要入口處。建築師如此設計是要在參觀大教堂的人士心靈上有一種體驗：我們在世界上是一個在黑暗中生活的人民。所謂黑暗當指罪惡的黑暗。人在黑暗中摸索，看不清方向，需要光的照耀，尤其需要一位嚮導。這位嚮導就是基督，祂是照世真光。在聖堂中越向前進，越會感覺到由彩色大玻璃窗射進的燦爛的光輝。光是天主的像徵，表示天主的臨在：光是美的根源，它包容一切，能美化一切，任何事物沒有光就不可能是美的。因此，中世紀哥德式大教堂的建築師特別注重光的運用。光之本身是無形的，但可照射一切空間，能祛除黑暗，可使人看清事物，彰顯出萬物的美善。哥德式教堂的建築師特別設計大型的彩色玻璃窗，使陽光充分地進入，使人能欣賞聖堂內各部分建築的和諧、優美。燦爛的光輝也能使人有一種對天上耶路撒冷「預嘗」(*foretaste*)的感覺。因此在建築聖堂時，要注意採光，使光充分發揮其功能。

哥德式大教堂不是一天完成的，也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工程，而是眾多信友分工合作、耗時數十年的成果。文中也提到查爾特哥德式大教堂。其興建也是在第十二世紀時完成的。據說，工程進行時，除技術師、建築師、工程師外，來自社會各基層的信友，有男有女，有貴族有平民，有士兵有一般工人，一起肩並肩地，無怨無悔地、默默地做搬運石頭等工作。這給人另一種啓示：是這些人給予石頭一種生命，使石頭說話。同時也像徵整個教會是由一塊塊活石——每位信友組成的。

三、玫瑰花窗

哥德式大教堂另一特點，也是一項藝術傑作，就是其玫瑰花窗 (*rosace*)。參觀者進入大堂內部後，莫不為其彩色玫瑰花窗所吸引。陽光穿透不同彩色的玻璃圖

案，形成一個非常和諧、平衡的圓形，展露出一種多采多姿的美感，只能用可以詠唱的詩篇來形容。但是這花窗卻蘊含著深層的神學和美學意義，值得仔細地去觀察和欣賞。

甚麼事物稱得上「美」？依照中世紀經院學派的主張，美的事物應具有三種特性：（1）完整 (*integritas*)，亦即一個無缺陷的整體；（2）和諧 (*consonantia*)，亦即每個部分都彼此融合，具有一種平衡的節奏；（3）亮麗 (*claritas*)，亦即能閃耀發光。三者缺一則不能稱為「美」。在中世紀的思想界，美、善、真被視為是存在的主要特性。世界上的美是那圓滿之美的記號或反映。此圓滿之美是屬於天主的，祂是存在的根源及完美。玫瑰花窗那種引人注目的美可看作是一種「聖事」，使我人能提前「享見」 (*beatific vision*) 天主之美。

享見天主之主題特別表現在巴黎聖母大堂北面的花窗，它用數字「八」來表達：環繞中心的一圈有八個圖像，其他接下去的圈圈都是八的倍數，即十六、三十二，總數為八十八。數字巴士在一週七天之後，表示時間圓滿了，像徵時間依外的時間，就是永恆。因此玫瑰花窗所表現的完全的美導引我人期盼將來享見天主那真正的美。

在花窗中另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它的中心。每個花窗都有相同的結構。其中心所描繪的均是基督，沒有例外。有時好像看到聖母在中心，其實是聖母懷抱耶穌的像。中心周圍是不同的聖經故事及聖人的圖像，這些圖像彼此相連，最後藉由一些輪輻連接到中心。這整個以基督為中心優美、和諧的圖像也是人靈以基督為生活之中心的圖像。以基督為生活的基礎，就會找到平安、生活井然有序、一切都美好的境界。因此，這花窗教導我們，假如捨棄基督而以其他事物——金錢、名利、享樂等為中心，則其生活必會紊亂，失去方向。

在許多哥德式大教堂中可看到另一種圓形圖像，稱之為「命運之輪」。在輪的頂端有一頭戴王冠的人物，其頭之上方有一字 *regno*: 我是王。將輪以時鐘方向轉到右邊，有一人物，其旁邊寫著一字 *regnavi*: 我曾經為王。轉到輪的下方是一個窮乞丐，身旁寫著 *sum sine regno*: 我沒有王權。在轉向左上方式一位極具野心的人物，渴望向上爬，他說 *regnabo*: 我要為王。在此命運之輪的中心、輪輻聚合點是基督的圖像。此命運之輪所啓示的意義很簡單，卻很深奧。人在一生中變化多端，有得也有失，有時窮有時富，總想往上爬，但永遠不會得到滿足。只有跟基督在一起，注視人生之變化無常，而領會到，真正的自由與平安是擺脫對世俗的貪求，而去投奔基督——幸福之源。

在此在介紹第二篇文章要點（註）

註：Ugly as Sin by Michael S. Rose

講述聖堂建築的主要的、亦即自然的法則，以建築理想的聖堂。

一、吸引人欣賞的聖母院

此文作者，一如上述文章作者，以巴黎聖母院作引言和範例。這座聖堂無疑地是

巴黎市的珍寶，也是全世界所有主教座堂中最著名的一座。曾有許多文章、詩詞、小說、藝術作品以此聖堂為主題，顯示其在建築方面的特點與傑出成就，實堪稱為建築史上的一項傑作。但是，事實上此聖堂並非最高、最大的，也並非最漂亮的。它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吸引力，無數的朝聖者、觀光客每日湧進聖堂，作祈禱或欣賞這偉大的建築，自有其獨特之處。它不像巴黎鐵塔，也不像凱旋門僅做為巴黎市標而已，它確實成為巴黎市的真正中心——靈魂。因為它是人世間「天主的居所」(Domus Dei)和「天鄉的門戶」(Porta caeli)。這應是每間聖堂所像徵的，而聖母院確實美妙地表達了這雙層意義。一座聖堂的建築應如同我們所相信的「聖言降生成人」的道理：聖堂是天主的國降臨人間。經由聖堂的建築，從初世紀到現世紀，直到將來的世紀，一塊塊人手雕刻的石頭所豎起的這座高聳的建築，使天主的國持續地顯示在人間，使基督的福音具體地活現於人類眼前。聖母院如何呈現出它所像徵的意義？首先，它是一個持久性的結構體——堅實而耐久，能抵抗人類的暴行和大自然的殘忍：它在八百多年的期間，經過了戰亂頻仍的歷史，面對社會俗化的浪潮衝擊，而始終屹立不搖，見證了福音的永久性及其教會的穩固性。此建築超越了時代與文化，證明它的牢固性，是一個「持久性」的結構體，是不易被破壞的。

其次，透過其內部高聳的空間引發對天上和永恆事物的嚮往。哥德式建築系統，如尖形拱門、拱柱、拱形的屋頂等，都會引人舉心向上。因此，它是一種「縱向性」的建築結構。

第三，這座偉大的聖堂透過許多聖藝的作品，具體的和像徵性的各式圖像，表達信仰的真理，而使得它具有生命，成為一本以石頭講話的福音(Gospel in stone)。因此，這座聖堂是「圖象式」或「像徵式」的建築結構。

二、聖堂建築的自然法則

很久以來，建築師所接受的基本信念，就是所建構的環境應該能夠深深地影響一個人，影響其行為、感覺、生活方式。聖堂建築師，無論是過去的或現在的，都瞭解到，聖堂的建築不僅僅影響信友崇敬天主的方式，而且也影響他們所信仰的，而他們所信仰的也應影響他們的生活方式。聖堂是天主的居所，也是教會、是生活的教會。就如《天主教教理》(1180)所說：「這些有形可見的聖堂不單是聚會[敬主]的場所，而且標誌和顯示在這地方生活的教會，它是天主與在基督內和好及團結的人們之共同居所。」回顧聖堂的建築史，自羅馬大殿式(Basilica)聖堂，到中世紀的哥德式，甚至到近代的許多聖堂，多少都符合聖堂建築三項基本的自然法則，雖然每個時代都有其不同的建築風格，而此三項法則為建築適合的敬拜天主的場所是應該遵行的基本原則。此自然法則就是：縱向性

(verticality)，永久性(permanence)，及像徵性(有圖像的)(iconography)。巴黎聖母主教座堂完美地遵守了此三項法則。下面逐一說明。

三、縱向性：嚮往天上

與其他建築模式相比，此哥德式聖堂的建築，其縱向因素主控其平面因素。其高

聳向上的空間，好似提升我人升向天上，也好像把天上的耶路撒冷，透過此聖堂建築，帶到地上來。在聖堂奉獻禮儀中多次提到聖堂像徵天上的耶路撒冷（見奉獻經文及頌謝詞）。聖堂的高聳的空間及各種建築因素的縱向性，很自然地使人有一種超越感(transcendence)，而使建築師創造出一種能表達精神的和天上的事物。透過各項總建築因素，如尖形窗戶、拱柱、拱形屋頂等，加強人對上天的嚮往。教會初期在受迫害的時代，禮儀的舉行或在地窟、或在私人家庭，當然談不到禮儀空間的高低寬廣。一旦獲得自由，教會首先採取了大殿式(basilica)的聖堂作為敬禮天主之所，而注意到空間的縱向與寬廣。因此其建築結構上的像徵能提升人心，想慕天鄉和天上事物。同時當代的大殿是羅馬帝王的居所，非常合適將之改為萬王之王的大殿。哥德式大教堂與羅馬大殿式聖堂的主要區別，在於哥德式教堂建築師更強調其縱向性，使其具有高聳的向上的空間。無此，則偌大的聖堂會減弱其雄偉的氣勢。

四、永久性：反映出普世教會的特質

聖堂的建築表示基督在一個特別地方的臨在，由於基督昨天、今天、將來常是一樣的，聖堂的建築，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應具有一個堅固的基礎。同時，教堂也像徵教會，她是長久性的、持續性的，超越時間與空間。聖堂建築結構的持久性應該反映出教會這種特性。研究哥德式聖堂建築的過程和技巧，可知建築師如何謹慎地使聖堂的建築堅固而持久。歷代以來，無人敢說，巴黎的聖母院是一座粗陋、華而不實的建築物。它實在像徵基督及其教會持久而積極的臨在。以前所建築的許多聖堂也皆是如此。

如何使一座聖堂成為永久性的建築？首先要使用耐久性的建材，古代最耐久的建材通常是石頭。因此一些古老的石頭建造的聖堂能一代一代地存留下去，而超越時空。其次與耐久性相連的是聖堂整體的厚重而堅實。它應有堅固的基礎，寬厚的牆壁及廣闊的內在空間。它與聖堂的縱向性和像徵性是息息相關的。最後是聖堂建築的延續性。歷代以來，聖堂的建築雖有風格或模式的不同，但都是根據以前的建築原則有系統的(organically)發展而成為每個時代特有的建築模式。例如由文藝復興聖堂轉變為巴羅克聖堂，而哥德式聖堂是由羅馬式聖堂演變而成。其中並沒有傳承的斷層。當時的建築師熟知以往的建築，根據此知識而有所創新，於是有了新的模式出現。將來的建築師為建造成功的、永久性的聖堂，需要瞭解教堂建築的原則，並且不應忽視教會所保留的、教堂建築的歷史遺產。聖堂的延續性要求，聖堂的設計不可根據人一時的「奇思」、或怪異的想法，或是當代的時髦建築模式。正統的教堂建築是一項具有藝術價值的工程，它承認以前教堂建築遺產的偉大處。因此，它顧及以往、服務現代、並預示未來。

五、圖像或像徵性：聖堂應反映天主及其創造

此第三項原則特別論及聖堂的「記號」價值(sign value)。首先，聖堂建築結構本身應成為一副「像」(icon)。這一點主要透過聖堂的形式，以及聖堂與其周圍環境的關係予以達到。其次，聖堂建築應呈現一些圖像，指向圖像以外的事物，亦

即透過物質的事物使人能默觀精神的事物；透過建築的美，反映出天主的美。因此，聖藝在聖堂建築上佔有重要地位，可以說，它是人類與精神界接觸偉大媒介。聖藝的最高表現在於能表達宗教的真理。透過藝術，基督徒發展出精緻的像徵，提升人的心靈嚮往天主。教會聖藝的傳統表現在多方面：或以幾何形狀，或以具體圖像，如雕刻、繪畫等都在表達大公教會的信仰。這充滿圖像或像徵的聖堂為人講述耶穌的歷史，以及教會的生活。那些圖像好似教理課本，教導信仰的主要真理。因此，許多古老的大教堂不僅是藝術的中心，也可以說，是宗教真理的講壇。

以上是作者對聖堂建築之三項自然法則所做的申述。他認為這些法則超越教會聖堂建築歷史的各個時代，應作為每個時代任何大教堂建築的基礎。如此建造的聖堂才稱得上「天鄉之門」，「天主之居所」。

結語

簡要地介紹了兩篇文章的內容，對去一些著名大教堂參訪或朝聖的信友可能有所助益，透過聖堂精緻的建築、優美的藝術像徵，能對天上事物有所體驗。對聖堂建築師來說，在建造一所聖堂時，不僅應熟悉近代建築技術，而且應知曉聖堂的主要功能，包括神學的、牧靈的、教育的、禮儀的等方面的功能。聖堂不同於一般的建築，不僅是聚會的場所而已。一如兩篇文章所言，一座聖堂，尤其是主教座堂，宜表現出其與眾不同的特色。

綜合兩篇文章所述，理想的聖堂應該是：

- 1) 能「說話」的：透過外在的造型、內部的設計與裝飾，成為宣講聖經/福音的建築，宣講天主的存在，天主是怎樣的天主；講述耶穌的故事，以及人的故事：天主的救恩史。在一些古老的大教堂，可以看到壁畫、屋頂畫像、玻璃窗、浮雕等藝術作品，作為無聲的語言向人類講述天主與人交往的偉大故事。
- 2) 具有超然氣氛的：聖堂應擁有高聳的空間，柔和的光線，寧靜的環境，能使人進入聖堂時，有一種「脫俗」、離開塵俗的感覺。聖堂是「聖所」、天主的居所，人在此與天主相遇、交談。聖堂建造後，尤其是主教座堂、堂區主要聖堂應舉行奉獻禮（祝聖禮），表示此聖堂專為敬禮天主之用，不可作為俗務之用，如一般音樂會或開學典禮等活動場地。
- 3) 教會的像徵：一所聖堂的豎立表示教會—基督信徒團體的臨在。聖堂是信友藉著聚會表示教會本質的地方，需要有足夠廣闊的空間。它應有堅固的地基和結構，因為教會是建築在磐石上的，不應怕世俗的風吹雨打。它也是有基督臨在的航行在世海中的船，應能面對狂風巨浪。
- 4) 人間天上：一座聖堂，一如聖堂奉獻禮所言，像徵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可以說，天鄉降到人間。進入一所聖堂應有一種對天鄉「預嘗」（foretaste）的感覺，所謂「人間天上」。為達到這種境界需要許多因素，高聳的空間是要素之一。其次聖堂屋頂之上不宜再有其他建築物。今天在自由的社會裡，不需要地下教會/教堂，一如教會在羅馬地窟時代；更不需要「寄人屋底下」：近幾年來，一些教堂的興建完全忽視了天上耶路撒冷的象徵意義：聖堂之上不是

活東中心，就是司鐸住所或辦公室！台灣雖然地窄人稠，難道不能做其他更好的設計？尤其主教座堂和堂區主要聖堂應突顯出其中心地位，不應藏在一所大廈的底層！曾經參拜近幾年新建造的一所所謂現代的聖堂，空間高度不及三公尺，處於一所大樓的第一樓，一進門就有一種壓迫感、窒息感，又怎能令人呼吸來自天上的新空氣？

- 5) 「降生性的」：一座聖堂在一個地區的建立，就好像耶穌降生在該地，應以當地的相貌出現。翻閱歷代以來聖堂的建築史，可知各個時代、各個地區，依照不同的文化、習俗，所建造的聖堂也各有不同。中世紀和以往所建造的一些雄偉的大教堂，是教會寶貴的遺產，是建築史上的傑作，值得我人欣賞，那時代建築的原則和精神也值得現代人借鏡，但是在本土為建造聖堂，值得去抄襲、仿造外國古時代的建築模式嗎？實際上，即使能仿造，也僅是外貌，因為現在很少有「珍」材「石」料用來建造。今天通用的建材僅是磚頭、水泥、鋼骨而已。在耐久性、藝術性等方面均不能與「原作」相比。那麼，在造價通常較高的情形下，何必製造仿製品呢？難道本地建築師不能設計、建造現代化而具有本地文化色彩的聖堂嗎？在教會本土化的趨勢中，是值得我人深思的。但願在未來會有本土特色和面貌的大聖堂出現。

2002/12/15